

作家马原喜欢在作品里谈论马原。对先锋文学多少有了解的人都知道,他有过一句颇能体现马原风格的话——“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,我写小说。”这是他发表于1986年的短篇小说《虚构》的开篇。事实上,作为小说家的马原,也经常出没在他的随笔里。他在《论马原》里谈论马原说,“当代写家中我与马原相识最久”,“我听过他的课,看得出他读了很多小说,且读得相当细致”。在《有马原的风景》里,他又说,他叫马原,是个写小说的汉人。

马原谈论自己,都像是谈论另一个客观的存在。历经二十年的沉寂后,马原回归小说创作,当读者在《牛鬼蛇神》里的大元,长篇新作《姑娘寨》里的马老师身上,看到改头换面的马原,会忍不住琢磨:这是真实的马原,还是虚构的马原?

如果这么较真,你就落入马原的“叙事圈套”。马原信奉的是“遇见”的文学观和方法论,不管是在生活中,还是在梦里,只要被他遇见了,那只能是真的。他是自己作品里的上帝,上帝说要有光,于是就有了光。马原说要有祭司,于是在《姑娘寨》里,就有了一位九十多岁的祭司别样吾,写这个人物的时候,马原每天都和他生活在一起。而且马原还遇见了四百年前姑娘寨的先民。如果你问,你是真遇见了吗?四百年前的先人,你怎么可能遇见呢?马原绝不会正面回答,那是他运用小说家的想象力虚构出来的。他只会说:你没遇见是因为你太理性了,你在面对神、鬼的时候,没有像我这样有一套迥异于常人的感觉系统。但归根到底,你没遇见是你没我那样的幸运。

该怎样理解马原的幸运呢?具体到《姑娘寨》的写作,说来倒也简单。到了云南西双版纳勐海县南糯山上的姑娘寨以后,马原就把它视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二家乡,他

(上接第3版)

记者:那是怎么样不寻常的遇见?

马原:我遇见历史本身,遇见诡异神奇。我在前一段时间写过一个短篇,也是写的哈尼族,发在《人民文学》上,有几个选本选了,需要我写一点文字,我就写了一段,写了在姑娘寨的一些感想。我就说,有了文字以后,历史固化了。但哈尼族没有文字,历史就真成了拿破仑说的那样,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。所以我说,我在面对这么一个动态历史的族群时,感觉机会来了。我的想象力处于天马行空的状态。因为历史没有被固化,我也无需去订正它,无需去判断有些事准不准,对不对。

记者:在展现哈尼族秘密的同时,你呈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奇幻景观,譬如老祭司尊盘风为猴子举行送葬大典,一把金勺子救了哈尼族人等等。这些完全是你凭空想象出来的,还是源于某些材料?让我感到好奇的是,小说里的人与动物之间似乎是有心灵感应的。如此种种,都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。

马原:我不用材料,你觉得需要材料,是因为你太理性。不过,你说得对,人和动物在我这里是平等的,最近一些年,我写东西总是要谈众生。过去是众生支撑这片天,但现在我发现已经没有了众生,我们把众生的概念消灭了。人类仅仅用4000年时间,就消灭了地球上所有陆路大动物。你想想,现在除了我们之外,我们这个种群还有伙伴吗?完全没有伙伴,任何伙伴都没有,人类的伙伴都是人类的敌人。所以,在这本书里,我有一个没去正面讨论的话题,就是我们已经和众生分离了,我们把自己从众生中剥离出来了。

记者:不管怎样,你首先在小说语言上践行了众生的理念。

马原:那是当然,我们要知道,我们人为的所谓其他生物,和我们处在同一个时空。他们有他们的沟通方式,也有和人可以相通的语言系统。你看,所有童话里,

## 记者手记

# 马原的文学梦和桃源梦

一个最大的心愿,就是希望为这个自己的终老之地做点事。他这几年也的确一直在做,最重要的事,就是和一些同道共同讨论和策划了勐海五书,包括植物、动物、昆虫三本自然之书,还有普洱茶和童话两本文学之书。马原负责撰写童话,自然是受了卡尔维诺写作《意大利童话》的启发。但作为一个小说家,他同时也希望能成为姑娘寨历史的注解者之一。遗憾的是,他遇见的哈尼族没有语言,没有文字,只有口口相传的历史。但没过多久,他就不再觉得遗憾,反倒是深以为幸运了。正因为哈尼族没有精确的历史文本,他才得以更多借助其历史和传说,从作为一个小说家的角度,做“我的展望,我的介绍,我的描述”。

马原是颇为懂得幸与不幸之间的辩证法的。他最终落脚在给了他幸运的姑娘寨,源于他在十年前得了重疾。当时,他也和常人一样感到绝望,觉得人生无常。他怎么都想不明白,这么不好的事情怎么就落到自己头上了。但他自言还算是一个有点自制力,很多人得了大病,都会先想到该怎么治。但他不一样,他做出了在所有看来都完全无法理解的决定:我不要治,我不治了,我要从医院逃出去。于是他跑到了海南海口,因为海口有椰树牌矿泉水。他想,既然人的身体以水为基础,通过换水,或许能让不请自来的疾病不请自去。等病情比较稳定后,马原对自己的选择有了信心,于是寻找更好的换水环境。他想到的是,出好茶的地方通常水都特别好,好水才能够养出好茶。于是,他去了出

孩子都能跟动物对话,大人却不能。为什么?因为孩子没被知识污染之前,就有和万物通灵的天性,但知识把这些天性淹没了。自然主义者持的就是众生的理念,他们希望看到人与其他动物对话。我不过在小说里把愿望当成了现实。

## “巅峰体验,足球能做到,小说也能做到,但其他东西达不到”

记者:你不写小说的那几年,实际上也没离开小说,你在课堂上讲小说了。不能说,你的讲课,或说评论独出机杼,也时不时冒出惊人之语。像塞萨尔·拉格洛夫、约瑟夫·海勒,我们都知道是重要作家,但不至于把他们推到不可企及的伟大的位置上。九路马书院的“屋”里,你为拉格洛夫屋标出了最高价。而且你也格外推崇海勒,把他当成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,而且没有之一。

马原:房间的命名,其实就按照我的喜好。我喜欢拉格洛夫,也跟给拉格洛夫屋开最高价没什么关系。我有别的讲究。托尔斯泰屋和雨果屋都用的纯木结构。我把最切近自然的房子,给了两座文学的珠穆朗玛峰。你要去过托尔斯泰庄园,你就会看到托尔斯泰睡觉的那个房间,非常矮,他那张小床只有七十公分宽,比经典单人床还小,这个文学的巨人就睡在那张小小的床上面。那拉格洛夫,是什么样的作家?我认为她属于庄子说的大象无形的这一类稀有的作家。她的小说是那么轻松随意,又是那么诗意,是水一样的存在。我认为她这是没有骨头的写作。她用最少的篇幅写出了最了不起的作品。所以给她的房子最贵,也有理由啊。说到海勒,他是不可企及的,很少有作家能够到达他那样的高度。在他的《上帝知道》里面,有一段大卫王与上帝的对话,大卫王诘问上帝:“你给了美国洛基山,你给了美国好莱坞,你给了我们什么?巴勒斯坦解放组织。”试

好茶名茶的海南的五指山,台湾地区的阿里山,还有福建的武夷山,最后来到了南糯山,来到了姑娘寨,到了这儿之后,马原就决定不走了。

当然,马原在姑娘寨安家,不是说要无所事事在这里养老。实际上,他对自己做了一个规划,他要实现他的书院梦。因为他是一个小说家,是一个真正意义的地道的文人,他对书,对书房,对书屋,对书院,有不变的向往。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,他把自己的积蓄,还有每年都会收到的一些版税、稿费,以及其他收入都投进来,造了九栋房子,于是有了九路马书院。而书院与其说是书院本身,倒不如说是马原的桃花源。马原说,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陶渊明,国外也有一个梭罗。他们都为后世的人们树立了一种生活理念,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生样板。自打生病以来,在近十一年的时间里,他都在最大限度地靠近陶渊明、梭罗的生活,都在努力按自己的理解,打造属于自己的桃花源。

正是有了书院的揭幕,《姑娘寨》的发布,马原才得以和当年“先锋文学七剑”里的另外三剑残雪、苏童、洪峰,有了这三十年后的首次聚会。残雪感慨道,她与马原都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生活变成了行为艺术。在九路马书院,有从童年时代就向往的美景:童话中的建筑、原生的大树、夜里满天的繁星,草丛中小动物的吟唱,汨汨流淌的山泉,还有观天象的最佳位置,这一切令人老想流泪。残雪说,马原的选择印证了她当年的判断,马原始终是中国

问,这样的对白远超人类的智慧啊,是人类能写出来的吗?但这就是一个地球人写的,也只有一个可以和上帝平起平坐的人,才想得出来这样的对白。

记者:但你似乎对昆德拉不以为然。

马原:我赞赏昆德拉,但不会给他很高的评价。这是一个饶舌到极点,也聪明到极点的人。你仔细琢磨,他的很多话都是对的,但都说得比较刻薄。也就“生活在别处”这句话相对温和。但作为同行,我从来没佩服过昆德拉,我认为他只是个二三流的作家。当初做昆德拉研究,也是应学生的要求,我起了个题名,叫《痴迷于讨论的昆德拉》。其实,捷克人也不太接受他。捷克有哈谢克和卡夫卡啊,那都是了不起的文学大师,《好兵帅克》不就是二十世纪的《堂·吉珂德》?但很多人喜欢昆德拉,也很可以理解。我们日常生活里,有的人总是显得说的话特别睿智,你就会喜欢,觉得他牛。

记者:博尔赫斯呢?我读《姑娘寨》,感觉从风格上讲,是海明威和博尔赫斯的合体。你似乎都没有给博尔赫斯留出一个“屋”的位置。

马原:为什么要给他留房间?你看我这书院里的道路系统极其复杂,博尔赫斯小径就它了,是不是也很美妙?但在我心里,海明威是一个绝对巨人,博尔赫斯只是一个比昆德拉更聪明的人。聪明人和巨人之间的区别可就大了。托尔斯泰写出了《战争与和平》,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出了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,那都是绝对的高峰,你一看就是巨人了。这是没办法的事。但博尔赫斯不是这种作家,他只是特别聪明的作家。

记者:你说过的话:托尔斯泰写一部《战争与和平》,要写好多年,非常伟大,也能留在历史当中,但是马拉多纳在一场球里的几个瞬间,就足以和托尔斯泰这部巨著相提并论,因为它在当时当地就能激动亿万人。

作家中最有理想主义的,最不入流俗的一位。“我们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,刚认识的时候,大家都比较穷,马原到任何作家家里,都从来不提什么要求,只说有一碗面吃就够了。”

偌大的九路马书院都是马原实打实一点点盖起来的。这足以证明他当年经商的经历发挥了作用,但他没有在这条路上走下去,用作家余华的话说,他一直走在漂泊的道路上。而今到了姑娘寨,他似乎总算安定了下来。这般安定都让他的朋友们担心,他能否受得了寂寞。但这样的担心或许是多余的,因为马原没有空寂寞。他实实在在地盖了一间又一间房子,房子多了,扫地也要三天才扫一个回合。他还养狗、养鸡、种菜、种花,偶尔也要看看电视,尤其是正在俄罗斯如火如荼举行的世界杯。当然更重要的是,他还写了好几本书,其中《纠缠》,和去年出版的最初题为《荒唐》的《黄棠一家》,都被认为具有现实主义品格,且很是接地气的。有必要强调这一点,是因为马原的写作向来偏形而上。马原说,他自己也不清楚,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。他在所谓人间生活的时候,并不关心身边的生活,也从来没写过评职称、分房子、你情我爱这些东西。自从上了南糯山以后,可能是海拔的缘故,倒是有一种鸟瞰人间的感觉。他觉得,可能是这样的落差,反而让他开始关心人群了。但如果以为他以后走形而下之路,那就错了。因为他后来写的《湾格高原历险记》等几篇童话故事,还有近期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《姑娘寨》,又回到过去那样的形而上。

如此看来,马原的人生和创作轨迹,似乎印证了余华在评论《黄棠一家》时的一句感受: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,也没有一种生活是不值得的,所有的生活都充满了财富,只不过是开采了还是没有开采。

本报记者 傅小平

马原:我说的是一种巅峰体验,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宇宙之间就有这么一种能量。它在一瞬间,甚至是不足一秒的瞬间,就能点燃亿万。这一点,足球能做到,小说也能做到,但其他东西达不到。美术不能,建筑不能,音乐也不能。

记者:你这般推崇足球,部分原因在于你痴迷体育?

马原:从我内心出发,我觉得如果我体育方面的天赋再高一点,那我就是职业体育家马原,而不是一个小说家马原,因为我迷恋体育,远远超出迷恋小说。

记者:你成为小说家马原也不吃亏,因为小说同样能带给你巅峰体验。是否有例子可以佐证一下,你说的这个“巅峰体验”?

马原:这么说吧,读梅里美《马铁奥》,读到他把儿子打死的时候,我一下子眼泪就出来了。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流泪。《战争与和平》里安德烈·包尔康斯基见到拿破仑的场景,我每次读到都会忍不住落泪。包尔康斯基穿着御林军军装被俘,拿破仑看着他说,不错,你们打得很顽强。就在那么一个瞬间,包尔康斯基给拿破仑敬礼,说了一句话,伟大统帅的称赞是最好的奖赏。大意是这样。实际上,包尔康斯基就是托尔斯泰。我们都知道托尔斯泰是一个民族主义者,他极端痛恨入侵者。但在那一刻,他战胜了他自己,他对拿破仑五体投地,他绝对是不由自主。他对库图佐夫都没这样的表现。当然了,要没有那么大的主题,也没有前面的铺垫,单单是这一段描写的话,就会弱化我的感受。但《战争与和平》,它就那么博大。像这样的场景,在体育里面也有切近的呈现。比如,博尔特也曾输给过千年老二加特林,那些田径迷们看到那一刻的时候,绝对会有那种体验。你看足球运动员就那么一脚传球,一脚射门,一瞬间就引发集体的共鸣。好比是一群士兵过了一座桥,引发共振,让一座桥轰然之间坍塌了。